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
高兴 / 主编

修
订
版

罗马尼亚当代抒情诗选

[罗马尼亚] 卢齐安·布拉加 等 / 著

高兴 / 译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非
外
借

Lucian Blaga

POEZIA ROMANA CONTEMPORANA



POEZIA ROMANA CONTEMPORANA

罗马尼亚当代抒情诗选

Lucian Blaga Săbăntoari

[罗马尼亚] 卢齐安·布拉加 著

高兴 译



福
订
版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尼亚当代抒情诗选 / (罗) 卢齐安·布拉加等著;
高兴译. — 2版.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8.6
(蓝色东欧 / 高兴主编. 第1辑)
ISBN 978-7-5360-8043-0

I. ①罗… II. ①卢… ②高… III. ①抒情诗—诗集
—罗马尼亚—现代 IV. ①I54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22750号

书名原文: POEZIA ROMANA CONTEMPORANA

作者: LUCIAN BLAGA si alti autori

出版人: 詹秀敏

丛书策划: 朱燕玲 孙虹

出版统筹: 李倩倩 夏显夫 欧阳佳子

责任编辑: 黎萍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ANGULAR VISION

封面供图: 子夏

-
- | | |
|------|---|
| 书 名 | 罗马尼亚当代抒情诗选
LUO MA NI YA DANG DAI SHU QING SHI XUAN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334号) |
| 开 本 |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
| 印 张 | 13 2插页 |
| 字 数 | 260,000字 |
| 版 次 | 2012年1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2版
2018年6月第2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52.00元 |
-

本书中文专有出版权归花城出版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罗马尼亚当代抒情诗选

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

(总序)

高兴

昆德拉说过：“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前十年中。”我想稍稍修改一下他的说法：“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童年和少年中。”童年和少年确定内心的基调，影响一生的基本走向。

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俄罗斯情结和东欧情结。这与我们的成长有关，与我们的童年、少年和青春岁月有关。而那段岁月中，电影，尤其是露天电影又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那时，少有的几部外国电影便是最最好看的电影，它们大多来自东欧国家，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是我们童年的节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们还是我们的艺术启蒙和人生启蒙，构成童年最温馨、最美好和最结实的部分。

还有电影中的台词和暗号。你怎能忘记那些台词和暗号。它们已成为我们青春的经典。最难忘的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来了。’”“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简直就是诗歌。是我们接触到的最初的诗歌。那么悲壮有力的诗歌。真正有震撼力的诗歌。诗歌，就这样和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紧紧地连接在了一道。

还有那些柔情的诗歌。裴多菲，爱明内斯库，密茨凯维奇。要知道，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读到他们的诗句，绝对会有触电般的感觉。而所有这一切，似乎就浓缩成了几粒种子，在内心深处生根，发芽，成长为东欧情结之树。

然而，时过境迁，我们需要重新打量“东欧”以及“东欧文学”这一概念。严格来说，“东欧”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过去，它主要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七个国家。因此，在当时，“东欧文学”也就是指上述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七个国家，加上原先的东德，都曾经是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

一九八九年底，东欧发生剧变。此后，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独立，所有这些都不断改变着“东欧”这一概念。而实际情况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甚至都不再愿意被称为东欧国家，它们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同样，不少上述国家的作家也竭力抵制和否定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东欧是个高度政治化、笼统化的概念，对文学定位和评判，不太有利。这是一种微妙的姿态。在这种姿态中，民族自尊心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在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有广泛的群众和读者基础，有一定的号召力和亲和力。因此，继续使用“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我觉得无可厚非，有利于研究、译介和推广这些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欧美一些大学、研究

中心也还在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只不过，今日，当我们提到这一概念，涉及的就不仅仅是七个国家，而应该包含更多的国家：立陶宛、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还有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从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出来的国家。我们之所以还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欧洲弱小国家，历史上都曾不断遭受侵略、瓜分、吞并和异族统治，都曾把民族复兴当作最高目标，都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或得到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走过一段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九八九年后又相继推翻了共产党政权，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又几乎都把加入北约、进入欧盟当作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这二十年来，发展得都不太顺当，作家和文学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用饱经风雨、饱经磨难来形容这些国家，十分恰当。

换一个角度，侵略，瓜分，异族统治，动荡，迁徙，这一切同时也意味着方方面面的影响和交融。甚至可以说，影响和交融，是东欧文化和文学的两个关键词。看一看布拉格吧。生长在布拉格的捷克著名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在谈到自己的城市时，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骄傲：“这是一个神秘的和令人兴奋的城市，有着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生活在一起的三种文化优异的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从而创造了一种激发人们创造的空气，即捷克、德国和犹太文化。”^①

克里玛又借用被他称作“说德语的布拉格人”乌兹迪尔的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形象的、感性的、有声有色的布拉格。这是一个具有超民族性的神秘的世界。在这里，你很容易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这里有幽静的小巷、热闹的夜总会、露天舞台、剧院和形形色色的小餐馆、小店铺、小咖啡屋和小酒店。还有无数学生社团和文艺沙龙。自然也有五花八门的妓院和赌场。布拉格是敞开的，是包容的，是休闲的，是艺术的，是世俗的，有时还是颓废的。

① 见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第44页，崔卫平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布拉格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伤口的城市。战争、暴力、流亡、占领、起义、颠覆、出卖和解放充满了这个城市的历史。饱经磨难和沧桑，却依然存在，且魅力不减，用克里玛的话说，那是因为它非常结实，有罕见的从灾难中重新恢复的能力，有不屈不挠同时又灵活善变的精神。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布拉格的话，克里玛觉得就是：悖谬。悖谬是布拉格的精神。

或许悖谬恰恰是艺术的福音，是艺术的全部深刻所在。要不然从这里怎会走出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德沃夏克，雅那切克，斯美塔那，哈谢克，卡夫卡，布洛德，里尔克，塞弗尔特，等等。这一大串的名字就足以让我们对这座中欧古城表示敬意。

布拉格如此，萨拉热窝、华沙、布加勒斯特、克拉科夫、布达佩斯等众多东欧城市，均如此。走进这些城市，你都会看到一道道影响和交融的影子。

在影响和交融中，确立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十分重要。不少东欧作家为此做出了开拓性和创造性的贡献。我们不妨将哈谢克和贡布罗维奇当作两个案例，稍加分析。

说到捷克作家哈谢克，我们会想起他的代表作《好兵帅克》。以往，谈论这部作品，人们往往仅仅停留于政治性评价。这不够全面，也容易流于庸俗。《好兵帅克》几乎没有什么中心情节，有的只是一堆零碎的琐事，有的只是帅克闹出的一个又一个的乱子，有的只是幽默和讽刺。可以说，幽默和讽刺是哈谢克的基本语调。正是在幽默和讽刺中，战争变成了一个喜剧大舞台，帅克变成了一个喜剧大明星，一个典型的“反英雄”。看得出，哈谢克在写帅克的时候，并没有考虑什么文学的严肃性。很大程度上，他恰恰要打破文学的严肃性和神圣感。他就想让大家哈哈一笑。至于笑过之后的感悟，那就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了。这种轻松的态度反而让他彻底放开了。借用帅克这一人物，哈谢克把皇帝、奥匈帝国、密探、将军、走狗等等统统给骂了。他骂得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读者，尤其是捷克读者，读得也很

过瘾，很解气，很痛快。幽默和讽刺于是又变成了一件有力的武器，特别适用于捷克这么一个弱小的民族。哈谢克最大的贡献也正在于此：为捷克民族和捷克文学找到了一种声音，确立了一种传统。

而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与哈谢克不同，恰恰是以反传统而引起世人瞩目的。他坚决主张让文学独立自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贡布罗维奇的作品在波兰文坛显得额外怪异离谱，他的文字往往夸张扭曲，人物常常是漫画式的，他们随时都受到外界的侵扰和威胁，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作家并不依靠完整故事情节，而是主要通过人物荒诞怪僻的行为，表现社会的混乱、荒谬和丑恶，表现外部世界对人性的影响和摧残，表现人类的无奈和异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常和紧张。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就充分体现出了他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

捷克的赫拉巴尔、昆德拉、克里玛、霍朗，波兰的米沃什、赫贝特、希姆博尔斯卡，罗马尼亚的埃里亚德、索雷斯库、齐奥朗，匈牙利的凯尔泰斯、艾什特哈兹，塞尔维亚的帕维奇、波帕，阿尔巴尼亚的卡达莱……如此具有独特风格和魅力的当代东欧作家实在是不胜枚举。

某种程度上，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以及多灾多难的痛苦经历，恰好为文学和文学家提供了特别的土壤。没有捷克经历，昆德拉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昆德拉，不可能写出《可笑的爱》《玩笑》《不朽》和《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这样独特的杰作。没有波兰经历，米沃什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将道德感同诗意紧密融合的诗歌大师。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语言的局限以及话语权的控制，东欧文学也极易被涂上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应该承认，恰恰是意识形态色彩成全了不少作家的声名。昆德拉如此。卡达莱如此。马内阿如此。赫尔塔·米勒亦如此。我们在阅读和研究这些作家时，需要格外地警惕。过分地强调政治性，有可能会忽略他们的艺术性和丰富性。而过分地强调艺术性，又有可能会看不到他们的政治性和复杂

性。如何客观地、准确地认识和评价他们，同样需要我们的敏感和平衡。

一个美国作家，一个英国作家，或一个法国作家，在写出一部作品时，就已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世界各地广大的读者，因而，不管自觉与否，他，或她，很容易获得一种语言和心理上的优越感和骄傲感。这种感觉东欧作家难以体会。有抱负的东欧作家往往会生出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他们要用尽全力将弱势转化为优势。昆德拉就反复强调，身处小国，你“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别无选择，有时，恰恰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东欧作家大多会自觉地“同其他诗人，其他世界，和其他传统相遇”（萨拉蒙语）。昆德拉、米沃什、齐奥朗、贡布罗维奇、赫贝特、卡达莱、萨拉蒙等等东欧作家都最终成为“世界性的人”。

关注东欧文学，我们会发现，不少作家，基本上，都在出走后，都在定居那些发达国家后，才获得一定的国际声誉。贡布罗维奇、昆德拉、齐奥朗、埃里亚德、扎加耶夫斯基、米沃什、马内阿、史沃茨莱茨基等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形。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们选择了出走。生活和写作环境、意识形态原因、文学抱负、机缘等，都有。再说，东欧国家都是小国，读者有限，天地有限。

在走和留之间，这基本上是所有东欧作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谈论东欧文学，实际上，也就是在谈论两部分东欧文学：海外东欧文学和本土东欧文学。它们缺一不可，已成为一种事实。

在我国，东欧文学译介一直处于某种“非正常状态”。正是由于这种“非正常状态”，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东欧文学被染上了太多的艺术之外的色彩。直至今日，东欧文学还依然更多地让人想到那些红色经典。阿尔巴尼亚的反法西斯电影，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保加利亚的革命文学，都是典型的例子。红色经典当然是东欧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毫无疑义。我个人阅读某些红色经典作品时，曾深受感动。但需要指出的是，红色经典并不是东欧文学的全

部。若认为红色经典就能代表东欧文学，那实在是种误解和误导，是对东欧文学的狭隘理解和片面认识。因此，用艺术目光重新打量、重新梳理东欧文学已成为一种必须。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翻译和介绍东欧文学，突出东欧文学的艺术性，有必要颠覆一下这一概念。蓝色是流经东欧不少国家的多瑙河的颜色，也是大海和天空的颜色，有广阔和博大的意味。“蓝色东欧”正是旨在让读者看到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看到更加广阔和博大的东欧文学。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定稿于北京

主编简介：高兴，诗人、翻译家，一九六三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文学》主编。曾以作家、翻译家、外交官和访问学者身份游历过欧美数十个国家。出版过《米兰·昆德拉传》《东欧文学大花园》《布拉格，那蓝雨中的石子路》等专著和随笔集；主编过《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美国卷》（上、下册）、《伊凡·克里玛作品系列》（5卷）、《水怎样开始演奏》、《诗歌中的诗歌》、《小说中的小说》（2卷）等大型图书。主要译著有《梵高》《黛西·米勒》《雅克和他的主人》《可笑的爱》《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我的初恋》《索雷斯库诗选》《梦幻宫殿》《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等。

在诗歌中走近罗马尼亚

(中译本前言)

高兴

谈到罗马尼亚，许多中国人总有一种特殊的感觉。这同中罗两国之间曾经相当密切的往来，尤其是文化往来有关。多瑙河，黑海，喀尔巴迁山，斯特凡大公，勇敢的米哈伊，爱明内斯库，科马内奇……这些熟悉的人名和地名在将一个遥远的国家拉近的同时，也唤醒了我们的青春岁月。青春岁月中的罗马尼亚：蔚蓝，神秘，有挺拔的白杨和茂密的菩提，有黄色的玫瑰，有山顶上的城堡和修道院，还有沙滩上身穿泳衣奔跑的姑娘……

正是少年印象的缘故，在我最终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心中已有某种隐隐的期待。当我们在子夜时分走进烛光摇曳的阿尔杰西大教堂，听到诗人们动情的朗诵时，当一位诗人花了整整一个晚上在黑海边为我

们捡来各种各样的贝壳时，当康斯坦察的芭蕾舞演员就着月光在古城遗址搭起的舞台上跳起《天鹅湖》片段时，当雅西菩提树公园一片落叶铺成的金黄衬托着一对对恋人展现在我们面前时，我的期待得到了呼应，我明白：我真真切切地来到了一个诗歌的国度。

热情，奔放，热爱生活，崇尚自然，讲究情调，可以抛开一切日常事物整夜整夜地饮酒和舞蹈，也可以屠宰家里唯一的一头猪，为了远道而来的客人，可以赶上几百公里的路程，就为了在海边过上一夜，也可以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对你讲出所有心里的故事……这就是罗马尼亚人。一个典型的拉丁民族。这样的民族往往把诗歌表达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有时甚至就是生命，全身心投入和付出的生命。

诗是哭泣的眼睛。
是哭泣的肩膀，
哭泣的肩膀的眼睛。
是哭泣的手，
哭泣的手的眼睛。
是哭泣的脚跟，
哭泣的脚跟的眼睛。
哦，你们，我的朋友，
诗不是眼泪，
它是哭泣本身，
非虚构的眼睛的哭泣，
必定会美丽的人
眼中的泪，
必定会幸福的人眼中的泪。

——尼基塔·斯特内斯库：《诗》

诗人也因而具有一种特殊的光彩。罗马尼亚人称他们为不朽者，真正的不朽者。在康斯坦察视野最辽阔的半岛上，我们看到了罗马尼亚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诗人爱明内斯库的雕像。这位在短暂、不幸的一生中写出《金星》等无数不朽诗篇的诗人生前只有一个愿望：

我还有个唯一的愿望：
在夜的静谧中
让我悄然死去，
头枕辽阔的大海，
让我缓缓入梦，
躺在树林的旁边，
在无垠的海面上
让我拥有晴朗的天空。
我不需要飘扬的旗幡，
也不需要豪华的棺木，
只愿你们用嫩绿的树枝，
为我织一张温馨的小床。

.....

——米哈依·爱明内斯库：《我还有个唯一的愿望》

爱明内斯库的愿望得到了满足。春去秋来，风吹雨淋，诗人始终保持着一一种姿态：凝望大海，与大海对话。这就是世人常说的永恒吧。

几乎到处都能感到诗人的存在，在布加勒斯特，在雅西，在萨图·马雷，甚至在像曼加利亚这样的只有几万人口的小城里。在克卢日国家大剧院门前，沉思的卢齐安·布拉加的巨大身影，恐怕谁见了都不会忘记。这位集诗人、剧作家、哲学家、散文家和外交家于一身的杰出人物是二十世纪罗马尼亚诗歌的第一座高峰。布拉加坚信，万

物均有意味，宇宙充满了神秘。哲学的任务是一步步揭开神秘的面纱。而诗歌的使命则是不断地扩大神秘的范围。

.....

我却用光扩展世界的奥妙——
恰似月亮用洁白的光芒
颤悠悠地增加
而不是缩小夜的神秘。
就这样带着面对神圣奥妙的深深的颤栗，
我丰富了黑暗的天际，
在我的眼里
所有未被理喻的事物
变得更加神奇——
因为花朵、眼睛、嘴唇和坟墓
我都爱。

——卢齐安·布拉加：《我不践踏世界的美妙花冠》

布拉加还是罗马尼亚最早成功地打破诗歌束缚的诗人。他的诗是典型的自由体，不拘泥于韵律，而刻意追求神秘的意境和诗歌本身的内在节奏。他的诗歌创作和主张带动了一大批罗马尼亚诗人的创作。二次大战期间罗马尼亚诗歌的空前繁荣同他的贡献有着紧密的关联。几乎所有罗马尼亚当代诗人都或多或少受到过他的影响。因此，完全可以将他当作罗马尼亚当代诗歌的开始。

哪怕最最普通的罗马尼亚人都能背诵一些优秀诗人的优秀诗篇。尼基塔·斯特内斯库的诗作就这样常常被人传诵，尤其是他的一些精美的短诗。

她美丽得犹如思想的影子——
她的后背散发出的气息
像婴儿的皮肤，像新砸开的石头，
像来自死亡语言中的呐喊。

她没有重量，恰似呼吸。
时而欢笑，时而哭泣，硕大的泪
使他咸得宛若异族人宴席上
备受颂扬的盐巴。

她美丽得犹如思想的影子。
茫茫水域中，她是唯一的陆地。

——尼基塔·斯特内斯库：《追忆》

人们有理由记住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罗马尼亚诗歌遭遇极左路线的冲击。二次大战期间的诗歌传统遭到否定。布拉加等一批优秀诗人的作品受到批判并被禁止出版。诗歌创作严重受挫。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斯特内斯库团结了一批有创新精神的年轻诗人，组成了一个具有先锋派色彩的诗歌团体。他们要求继承二次大战期间罗马尼亚抒情诗的传统，主张让罗马尼亚诗歌与世界诗歌同步发展。在他们的努力下，罗马尼亚诗歌终于突破了教条主义的框架，出现了被评论界称之为“抒情诗爆炸”的美好局面。马林·索雷斯库、安娜·布兰迪亚娜等一大批有价值的诗人脱颖而出。而斯特内斯库便是诗歌革新的主将，一位改变了罗马尼亚诗歌历史的诗人。在他英年早逝后，每年都有不少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组织活动，纪念这位“美丽得如同思想的影子”的诗人。

举办诗歌节已经成为罗马尼亚的传统。一个人口只有两千多万、

面积仅仅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欧洲小国，每年的国际诗歌节竟有几十个。每次访问罗马尼亚，我都有幸参加了几个诗歌节。那些浪漫的充满诗情画意的日日夜夜啊！有一次，居然持续了整整七天七夜。七天七夜，来自几十个国家的诗人聚在一起，饮酒，颂诗，或歌唱，在城堡，在林间空地，在市政厅，在修道院。正是在这些诗歌节上，我结识了一大批活跃在罗马尼亚当今诗坛上的著名诗人，并通过他们的作品对罗马尼亚当代诗歌有了一个基本的把握。

在某种程度上，这本《罗马尼亚当代抒情诗选》正是这些诗歌聚会的产物。它更是诗歌感动的产物。

罗马尼亚当代诗人普遍地不愿意将自己简单地归入某个流派。他们更注重建立自己独特的风格。多种风格争相辉映是罗马尼亚当代诗歌的最主要的特点。罗马尼亚文学评论界尊重诗人的这种意愿，不以流派，而干脆以年代来划分当代诗人。因此，以斯特内斯库为代表的一批诗人被称为七十年代派诗人。以米尔恰·格尔特雷斯库为代表的一批诗人被叫做八十年代派诗人。而九十年代派诗人还正在确立之中。《罗马尼亚当代抒情诗选》收入的四十几位诗人的作品基本上体现了罗马尼亚当代诗歌的已有成就和发展轨迹。当然，罗马尼亚当代优秀的诗人还有不少，由于种种原因，这本诗选没能一一介绍。我愿将这本诗选仅仅当作一种开始。

这本诗选还是友情的产物。在挑选和翻译这些诗歌的过程中，罗马尼亚作家联合会前主席欧金·乌力卡罗，诗人卢齐安·瓦西里乌、杰奥杰·伏尔多雷斯库，以及我所遇见的每一位罗马尼亚诗人都给了我极大的支持。树才、刘恪、刘锋等朋友也在关键时刻给了我莫大的鼓励。“感谢”这两个字已无法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对于我来说，他们的友情就是最最动人的诗篇。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日定稿于北京